



高爾基選集
監獄

上海出版社

費明君譯



【塞 選 基 爾 高】

獄 監

譯 君 明 費

ABY 29/15

一九五〇年 七 月 第一版
一九五二年十一月 第六版

上海印 8,501—11,500

監 獄

• 高爾基選集 •

著 者 高 爾 基

譯 者 費 明 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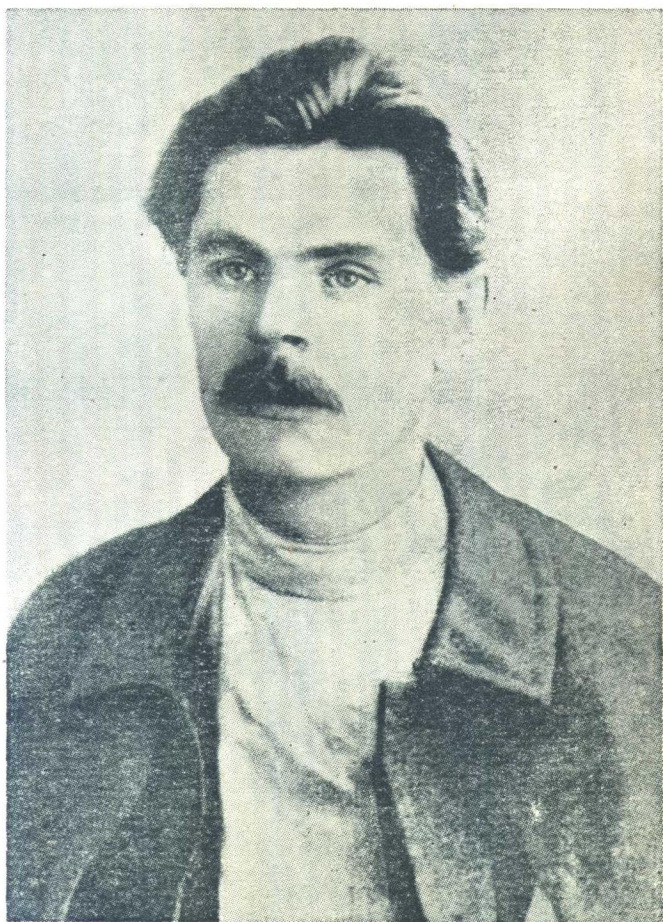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者 上 緯 出 版 社

上海 寧波路 655 號

印刷者 中 和 印 刷 廠

編號. 489 A. 328 P. 180 M. 1 32K

• 版權所有 •



一九
一九

編號

目次

菲姚特爾·梓琴……………一六

蒲考埃莫夫·卡爾普·伊凡諾維契……………二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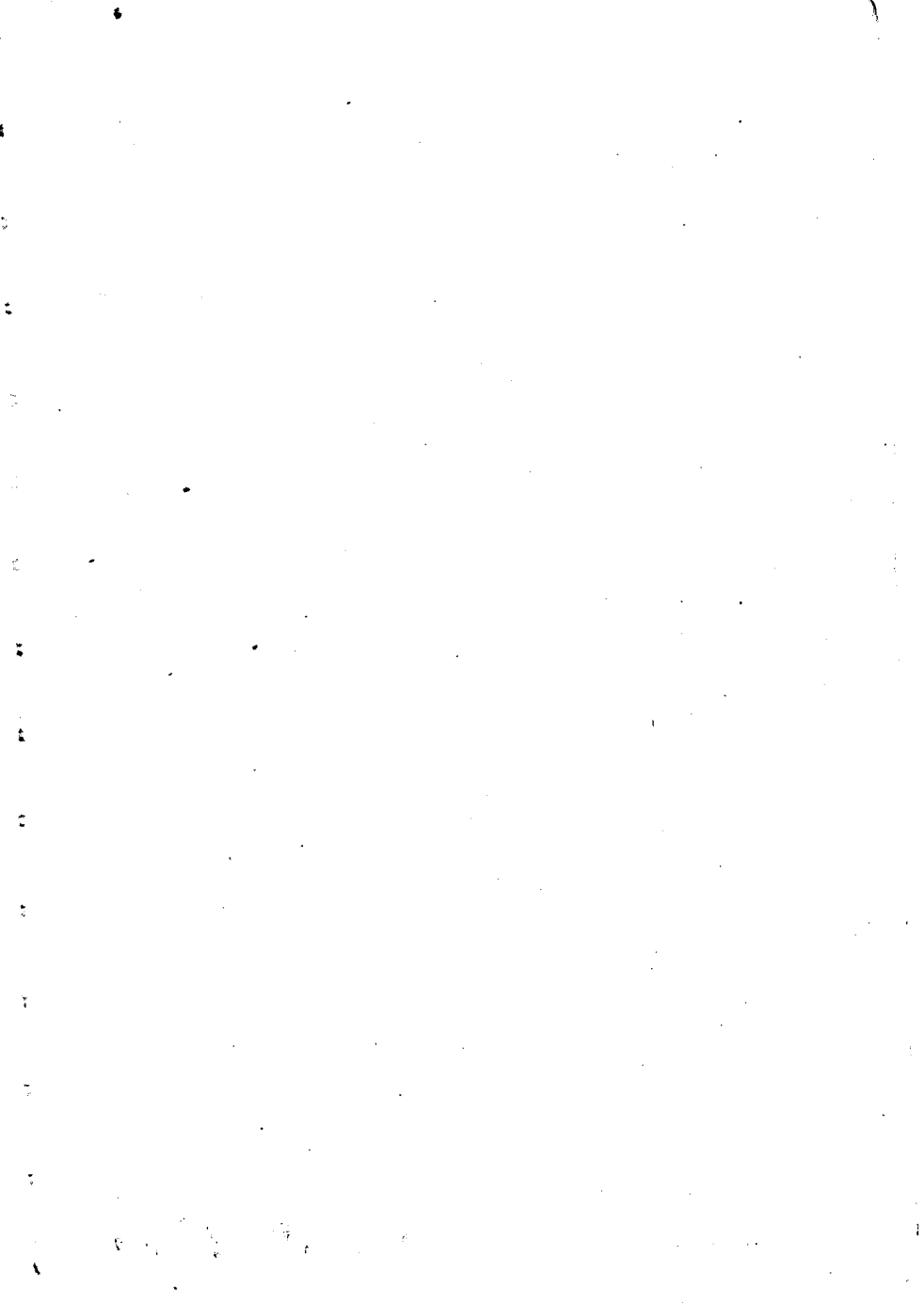
薩茲勃利挪……………五七

監獄……………六二

★

後記……………一六二

菲
姚
特
爾
·
祥
琴



窗上鐵格子底漆黑的線條，把暗曇的天空劃成六塊四方形。被炎熱所熔化的使人透不過氣來的牢房臭味，在緊迫地蔓延開來，同着萎頓的灰色生活的聲浪一起，從監獄的院子那兒，不絕地流漾到牢房裏來。它使人感覺到時間的經過，是多麼遲緩。

祥琴沉靜地靠住牆壁行走，突然，很快地一舉手，就捉住一隻蒼蠅。當他慢慢地把手指一隻一隻伸展開來看時，蒼蠅却嗡的一聲飛去了。於是，他豎起眉毛，用滾圓的黑眸子注視着牠飛去的方向。有幾次，他會緊緊地閉起嘴唇，把蒼蠅底翅膀扯下來，可是，不多一會，就討厭地把牠從手掌裏扔到地上去，再用襯衣的袖口揩掉那滲透在他額角和面頰上的細小的汗珠。

他的動作非常敏捷，力氣又大，但背脊却是駝的；而頭部呢——那一定是違背了他自己底意志的罷——是向前面低垂着的。因此，這個兵如果要抬起頭來，就得用很大的勁。他現出不高興的臉色，去看望那牢房的進門口；那好像是他用眼睛聽到了什麼聲音似的神情。濃厚的睫毛罩住他注視着的眼睛，有點顫抖。黑色的口髭也在微微地顫動。過了不多一會，他那消瘦的面頰變成和石塊一般，重又恢復了生冷的表情。

走廊那面，有啾啾唔唔的睡意朦朧的聲音。那裏面，混着一種低微的像在吟誦的聲音——似乎在做禱告——傳了過來。那是馬卡洛夫在教導青年兵士們讀文章的聲音。有時候，還可以聽到馬卡洛夫底有力的嘶啞的聲音，在提高起來：

「可不能注意到那一邊去！知道了嗎？是步哨，不是蒲包！你這飯桶！」

祥琴當露出高傲的、和善的笑意時，就會去撫摸一下自己底口髭，那樣之後，臉上浮漾着的微笑，便立刻消失掉了。他把拖出在皮衣下面的襯衣齊整地塞好，趕開迴繞着胡亂地飛舞的黑蠅，重又在牢房裏沉靜地來回走動。

「立正！」監獄的院子裏有了聲音。

不多一會，聽到了生鏽的絞鏈在轉動的聲音，也聽到不知道什麼地方的門正在開動。有了笨重的腳音，一會兒，也有了嚶嚶的叩門的聲音。馬卡洛夫底聲音重又慌張地響了起來：

「立正！」

祥琴扣上襯衣的鈕扣，雙手挺直地垂在袴子合縫的地方，向右轉了過去。在聽到腳音和鎖鑰的聲音時，突然地，他全身被遲鈍而寒冷的灰色狀態所包圍起來了。

給鎖過很粗的鐵鎖的門，不高興地打開了一半。這時，有一個瘦小的兵，竄進牢房裏面來了。他好像要在什麼地方藏躲起來似地，跑到左邊，又跑到右邊，過了一會兒，使寧住氣立停下來，輕輕地用拳頭推了推門。然後，用右眼望了一下祥琴，以獻媚似的調子，靜靜地說：

「倒很安定哪！嚶，日安！熱得很厲害呢！可是，你來了很久了嗎？」

祥琴現出微笑，溫和地點點頭。但是，他好像並不等候答覆，立刻便急忙地走到窗子那邊去，抓住窗格子，伸長身體望望外面的自由的世界，然後又跳到地上。他搓

搓手，用眼光掠視一下，這才說：

「床好像祇有一隻，怎麼一回事呢？」

「當然，再有一隻會拿來的囉！」祥琴和善地回答。

兵站在角落裏，用很小的重濁的眼睛，像在搜索什麼似地看住祥琴底頭，開始用一種奇妙的口吻說：

「噯，老哥，咱好像在什麼地方碰到過你的。老哥你怎麼想哪？咱姓魯金，名字叫伊凡。是在非戰列隊的萊契尼大隊裏的。可是，老哥你該是耶平斯基第二中隊裏的菲姚特爾·祥琴囉？不會錯，一定是對的吧？」

「對啦！」祥琴凝視住對方底臉龐，說。

「呵，這麼說，當然是碰見過啦！可不是在那海島對面的鐵廠附近，常常碰面的嗎？」——那碰面的情形，咱還記得很清楚呢！確實是你啊，對那指導員瓦西里·伊凡諾維支還說過那一類的話的：『交給兵的傳單，文句要寫得清楚，文章一定要簡單明瞭』……」

他所說的話，好像是經過溫習的課程一般，說得很快而且流利。

甚至，在流瀉出來的那些話聲之中，有着似乎是曾經聽過的，充滿了奇妙的、和善的調子。

祥琴緊皺起眉心，微睜着眼睛，明白地說：

「但是，俺却總是記不起你呢！」

瘦小的兵從角落裏踱了過來，在床上坐定，又開始喃喃地說：

「那地方真不知道去過多少次呢！不過，忘記，那總是有的囉！不過，現在大家都完全給弄光了。」

「完全嗎？」祥琴回問，挺直了身子，便莞爾的笑了起來。

「對啦，連根株都給剷光了！」魯金說了，一邊爲着要脫掉長靴，而彎下身子。

「被捉得一個都不留呢！咱們的力量，確實是太薄弱了！大家都在怕呀！雖然在以前的時候，大家都說過：咱們就是力量，可是，現在明白了，那些都是夢話。固然有不少的人都會幫過一臂之力，但是，那不過是從——究竟是誰勝利來得好——的好奇心

而出發的囉。」

一脫掉長靴之後，他就擦挖左腳上的那些腳趾縫，一邊嚇地響出一聲抓痛了的聲音來，於是，重又喃喃地說：

「民衆該會說這究竟爲的什麼吧？拚命爲民衆盡力！但是這種拚命盡力的大丈夫的動作，究竟民衆會不會知道呢？更何況，那些先生們大概是……是些了不起的先生們，來的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呢！噯，譬如說罷：那個瓦西里·伊凡諾維支，他究竟是個怎樣的人呀？咱總是搞不清楚！突然的來了，到處都去，正以爲他在說着什麼話的時候，却又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看不見了。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他是來教導咱們的嗎？或者說不定，是來抓咱們的，也未可知。關於他，咱可完全不懂……」

祥琴動了動肩膀，突地感到很是不快，說：

「曄，別再說這種話了！瓦西里·伊凡諾維支是一個偉大的人物。他，說起來，真可以說是一位現代的使徒呢。」

「有誰懂得這個呢？」魯金認真地說。

祥琴很快地看了一下縮成一團的身子，很神氣地說：

「就是俺！俺爲了他，就是死也沒有關係的。」

這樣，魯金就從地上拿起靴子，挺直了身體，愉快地點點頭，用輕微的聲音說：

「當然囉，你假使……」

「啊，且慢！」祥琴攔住他說：「都捉去了——決不會有那種事情的！」

「爲什麼呢？不是嘛，一方面的人很多，而另一方面的人，却很少呀！」

「不過，多的，究竟是那一方面呢？」祥琴誇耀地問：「這一點——你可知道不

會？」

「當然並不十分清楚，可是……」

祥琴搖搖手阻止他，然後，開始靜靜地在牢房裏到處走動。魯金側起頭，用很注意的視線看住他底神情，一邊專心傾聽着他那穩定的、充滿了確信的話聲，一邊震動眼睛。

「使徒們的人數固然不多——十二個。但是，如果說那一方面勝利的話——那當

然是他們囉！」

窗外在撒水。搗棍的聲音咯的響了起來。時間過的格外快了。

「不過，現在呢——使徒們的數量多起來了。他們，可說是民衆精神所產生的孩子！那是說，是俺們底私生子——你可懂得這個嗎？他們，懂得所有的思想，懂得人們所希望的一切事情！真理的使徒們，對於民衆是沒有東西可以代替的！爲什麼會這樣呢？因爲，那在他們底心胸裏，有着俺底心，你底心，以及幾千個人底心。幾千個人底心變成一個——那就是使徒底心。於是，把那從各處收集起來的那些思想——無論是俺的思想，或是你的思想，都混在一起，把成千成萬的那些思想，都放進到一個頭腦裏面。一合在一起，它們便立刻燃燒起來，那樣，就清楚地照徹了俺們底眼睛所不能看到的，俺們底頭腦所不能十分懂得的東西。那麼，替這個題上名字——就叫做民衆的使徒。叫做世界真理底神聖的服務者！」

「祥琴不能把所想到的意思，充分地表達出來。因此，他用手按住咽喉，用手指捻着喉管，一邊努力明白地說出不調和的言語，一邊不好意思地咳嗽。因着緊張而變成

灰暗的臉孔，過了好一會，方才漸漸地恢復轉和善的神色。

魯金把長靴放在膝踝上，雙手撐着床，很大的鼻子抬向上面，皺起眉心，猶如飢餓的羊一般地蠕動着嘴巴。他底額角和面頰的皮膚，被黑色的雀斑染成很濃的色素，而且還滿生着皺紋。紅色口髭的硬毛在噉噉地顫動，那矮小僵硬的全身受到一種興奮的刺激，因而不住戰慄。他，像要把握住這個兵底深於思索而發出充滿堅信的口吻的、那很憂鬱的言語底本質一般地，聚精會神地注視住祥琴底嘴。

「可是，已經在這兒很久了嗎？」他意外地問。

「到現在兩個月囉。——不，也許是三個月罷。」

「那末，已經很久啦！可是，爲了什麼，會住得這末長久呢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於是，他重又悄悄地踏着地面，在牢房裏迴繞地走動。

「從民衆當中所產生的，從民衆的很大的苦痛和困難當中所產生的力量——那，不會再有力能夠克服它的！斷然，斷然不會有的！它——一定會達到它所要到達的

地方去的——可是，你究竟爲了什麼事情給關到這兒來的呢？——」他靜靜地對着魯金問話。他那滿是斑痕的臉上，微微地現出狡猾的神色。

「爲什麼？還不是同樣的嘛！」魯金回答。

魯金受不住他那凝然注視的視線，因而低下了眼睛，呼的透了一口氣，可是，却又用不勝執拗的口吻，接着說：

「在咱們非戰鬥部隊中間，有過一種傳說，——當然是並不怎麼可靠的！」
「怎樣的傳說呢？」祥琴嚴正地問，重新立定下來，看住兵士。

魯金的語氣開始失去了平靜。他穿上長靴，又呼地吐了一口氣，斷斷續續地說了出來：

「是的，一般上，大家都是讚美你的，很佩服呢。」

「爲的什麼？」

「說你曾經在解差那兒讓犯人逃走過，那以後，在那個地方，就有各種各樣的話傳出來了！」